

<<花镜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花镜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79953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79951

出版时间：2008-08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沧月

页数：21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花镜>>

前言

《花镜》的名字，直接来源于清代的同名园艺书籍。

由于家庭的熏陶，我从小就对种植和园艺有着极大的兴趣，在书架上翻阅了很多相关的书，然后在自家的花园里做一些小小的试验。

各类种植的书看得多了，渐渐地被里面各种奇花异草所打动，觉得那些“草木人儿”的特性里，隐约之间居然也是符合世上各种人性的——这种想法酝酿了很长时间，直到2003年的某日，不知如何有了提笔的冲动。

于是决定用鲜花的名字来作为每一个章节的题目，每一种花的花语，代表一个故事中的人性。

从来都喜欢看侦破推理的东西，比如福尔摩斯、阿加莎、希区科克乃至横沟正史、金田一柯南都看了很多，也一直想着自己来写推理。

《花镜》中主要人物的名字，也就是花镜的主人白螺MM——看她的名字就知道了白螺——就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笔下那个胖胖老头子白罗（又译为波洛）侦探豹谐音。

但是呢，出于自身的美感考虑，《花镜》里的主人公绝对不是那种啤酒肚的和蔼老头子，而是神秘美丽冷艳的PPMM啦。

<<花镜>>

内容概要

临江城。

天水巷。

“花镜”，一家小小的花铺。

“花镜”的主人是一个永远不见苍老绵白衣女子。

漆黑如墨的长发，苍白清瘦的脸庞，深不见底的黑瞳。

左眼角边的那颗朱红色的美人痣，宛如伤心时的泪滴。

“花镜”，永远散发着氤氲的香气。

走进“花镜”的女子，付出最昂贵的代价，买下了能把宿命击破的奇异之花！

“花镜”，这个繁华城市中最为隐秘的角落啊，不但生长着世间最珍贵的花草，也生长着最悲凉最可怕的故事……

<<花镜>>

作者简介

沧月，这原本是个寂寞的名字。

让人想起月夜伏波，那映在海面上、空灵灵的寂寥冷落。隐藏在这样的名字之后，却是一个说话很直、笑起来很亮，既慧黠又慵懒的女孩，有着猫一般舐毛捉爪的自在与优雅。

喜欢武侠，喜欢动漫画，喜欢玩“暗黑破坏神”、“生化危机”……天幸她还喜欢执笔为文，才有了像《花镜》这样灵慧逼人、洞穿世情的文章。

现实生活里的沧月却是一名在校的建筑学硕士生，2001年底开始在网络发表作品，先以武侠成名，后转入奇幻领域，受到读者疯狂喜爱，开始为《今古传奇·武侠版》等畅销杂志写文；2004年获《今古传奇》主办的“全国大学生武侠小说比赛”第一名，同时获得温瑞安设立的首届“神州奇侠奖”。

<<花镜>>

书籍目录

序言花镜：引子第一篇：蓝罌粟第二篇：宝珠茉莉第三篇：七明芝第四篇：六月雪第五篇：金合欢第六篇：紫竹第七篇：碧台莲

<<花镜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篇：蓝罌粟 十年前的泉州府。

又是一个艳阳天，秋后的日子总是清爽而高旷，花草们也要搬出来晒一晒。

白螺看着屋檐下摆放着的大小花盆，擦着沁出的汗叹了口气。

叫卖凉粉绿豆汤的小贩挑着担子过来，三十出头的年纪，高高的个子，面色白皙，衣服虽然破旧了，倒也浆洗的干干净净。

白螺虽然才搬过来不足一个月，但也认得是同一条巷子里的崔二——永宁巷是杂七杂八人都有的地方，什么小贩破落户暗门子都汇集在一块儿，来往的人也复杂。

“二叔，来一碗凉粉。

”看这个人清清爽爽，白螺使用手巾扇着汗，笑吟吟要了一碗。

“呦，白姑娘今儿可出来了。

”崔二将担子搁下，大咧咧应了一句，“我们街坊都说，白姑娘的门可是整天不见能开一次啊！”

”一边说着，他一边打开前头的挑子，拿个缺了口的碗准备舀出来。

“别，二叔等一下，我进去拿自个儿的碗来。

”白螺忙忙的打断，折回房里去拿碗。

刚从蜀中千里迢迢的搬来，东西都没有整顿好，她费了半天力气才找到了碗柜，可恨的是一放半个月，那株护门草居然就趁机爬了上来，夹手夹脚的缠住了，弄得她好生麻烦才拿出一个青花瓷碗。

生怕外面的崔二等的耐，她急急忙忙拿了碗就往外走。

“你这个臭婆娘！”

晚上如果你敢不去，老子就干脆把你卖到窑子里去！”

”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有个声音霹雳般的炸响，带着醉醺醺的酒气和凶霸霸的恶气。

白螺秀丽的眉头皱了一下——住在这地方就是不好，整日里要听这些无赖地痞的叫骂。

“你打死我好了！”

打死我好了！”

——这种事情，叫我怎么做的出来啊？”

”那个男人的喝骂声里，隐约听见一个女子颤巍巍的声音。

“呸！”

臭娘们，少装正经了！”

——皮肉痒了是不是？”

”一个响亮的耳光落在女子的脸上，白螺一步跨出门去，看见门外的路当中，一个魁梧的汉子正在殴打一个哭叫连天的女人。

那个女子满脸泪痕，然而身量却很纤弱，毫无力量反抗。

崔二也不卖凉粉了，忙搁了挑子上去拉开那个汉子：“老哥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你怎好意思这样打？”

”然而红了眼的汉子一把将他撻开，气愤愤道：“关你屁事！”

老子打自家老婆！”

就算当街打死了，也轮不到你来说话！”

”一条街上的邻居全探出头来，开药铺的李秀才，针线铺的王四嫂，还有卖烧饼的木头三……然而，大家却只是在一边看着，没有一个人上去劝解。

“告诉你！”

大爷我欠了他钱！”

你今晚是不去也得去！”

”完全不顾女子的苦求，满身酒气的大汉抓住少年妇人的手用力拖，“他娘的你装什么正经？”

说不定在家里偷汉子还偷不到，让你去和人睡一夜又怎么了？”

别忘了你是我花了银子买来的！”

” “我不去！”

<<花镜>>

打死我也不去！

那个女子哭叫着拼命挣扎，然而没有力气，被一路拖了出去，塞进了巷口的一乘小轿里，依然是哭叫个不休。

“二叔，怎么回事啊？”

站在廊下，白螺看了，淡淡的问，同时将手里的青花小碗递过去。

人群也已经散了，崔二回过头来接碗，一边舀凉粉，一边却一连声的叹了几口气：“是张大膀子家的——喏，就是街口上那座三层木楼里的人家！”

白螺顺着他的指点抬头看去，看见街口上那一幢砖木结构的楼房——在永宁巷一带都是平房的地方，显得分外出挑。

只是仿佛好久没有好好修葺，粉墙剥落了大半，二三楼廊下和楼梯的栏杆也已经七零八落，看来有一种破败的气息。

“挺有钱的人家啊。”

干吗当街打老婆？”

她随口问。

崔二一边将凉粉舀到碗里，一边滔滔不绝的开口了：“有钱？”

有什么钱啊——张大膀子好赌，他老爹留给他的钱早败光了。

那幢屋也是空壳子，里面的东西都抵出去了……喏，就剩了这么一个老婆翠玉——还是童养媳来着。

“哦，他的老婆倒是漂亮的很。”

微微笑着，白螺接了一句。

“不但相貌好、性子也好。”

有这么个漂亮贤德的老婆算是福气了……这么穷了也没见翠玉嫌弃他。

啧啧，只是张大膀子不是人。

不但翠玉日夜做针线赚的那点钱都输光了，灌了黄汤回来还把老婆往死里揍……啧啧，天天半夜翠玉的惨叫整条巷子都听得见。

崔二满满舀了一碗凉粉，递给站在廊下的白螺姑娘，摇头叹息。

白螺解下荷包，拿出十文钱来给崔二，接过凉粉，道：“那么今个儿怎么还当街打起老婆来了？”

崔二的脸便是一黯，继续摇头：“唉……真是罪过。”

张大膀子好想前几天又输了，这次没什么好还债的，就说把老婆借给人家睡一晚。

可翠玉抵死不从，张大膀子气急了，就当街把她揍了个半死。

啧啧……真是罪过、真是罪过啊。

卖凉粉的一连说了几个罪过，但是旁边药材铺的李秀才却笑了，探出头来：“崔老二，你别心疼，啊？”

大家都知道你想着那个翠玉儿呢……哪一次她挨打你不拼命劝张大膀子？”

他一语落，街坊听见的都轰然笑了起来，崔二脸红的出血，半晌才挣出一句话来：“咋的了？看一个妇道人家当街被人打成这样，我就不能说一句话？”

“哈，我说崔老二，你心痛呢，就想个办法多赚点钱，放帐给张大膀子——说不定张大膀子还不出，就让翠玉儿陪你好好快活了。”

这个穿长衫的穷酸秀才，脸上却有挖苦和淫猥的笑容。

“李秀才，你的圣贤书都读到屁股上去了？”

崔二蓦然吼了一声，脸上气愤中显出狰狞的表情来，吓得李秀才顿住了口，他气愤愤的挑起担子走了。

“啧啧……你看这崔老二还装正经。”

等走远了，药材铺里的李秀才才探出头来，继续对周围邻居们搬弄是非，邪笑，“我看啊，他和翠玉儿八成有奸！”

卖针线的王四嫂嘿嘿了几声：“有也难怪——你看崔二都三十有三了，还娶不起媳妇儿，哪能不动女人的主意。”

两个人碰一起，还不天雷勾动地火？”

<<花镜>>

” 周围哄然称是，于是仿佛找到了新的话题，说得越发起劲和下作。

廊下，白螺正喝着那一碗凉粉，默默听着周围人的搬弄是非，陡然间觉得一阵恶心，再也喝不下一口去，便将碗一倾，倒在了廊下的石阶上。

花轿显然是去得远了，连那年轻妇人哭天喊地的叫声也听不见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白螺刚刚起身，搬了盆福寿草在到屋檐下，却听得一阵脚步声。

此时天尚未透亮，永宁巷里的店铺都没有开，也没有人来往。

白螺不由有些惊讶的直起身子来，看着街口，忽然微微一怔。

原来是昨天那个被拉上轿子的年轻妇人。

头发散乱着，脸上还留着淤青，那个叫翠玉儿女子神思恍惚的从街口往这边走来，脚步虚浮踉跄，在寂静地街中显得分外刺耳。

显然是受了很大的刺激，失了神智，连敞开的衣襟都没有掩上，露出雪白的肌肤，就这样直直的往前走，嘴角留着被打出来的血丝，一路喃喃说着什么。

白螺看着她恍恍惚惚的走过来，眼睛忽然闪烁了一下。

“张夫人。

”在她走过屋前的时候，白螺忍不住叫了她一声。

然而翠玉似乎根本没有听见，眼睛直直瞪着前面，脚步踉跄的走向自己家那一幢木楼。

“我要杀了他。

杀了他……” 在她走过的时候，白螺听见她嘴里喃喃的念着，双手紧紧握着，眼神呆滞而可怕。

她这样咬着牙，一路念叨着直直往家里走去。

白螺看着她走过去，忽然出声：“翠玉姑娘！”

”她用了很大的声音，语调略微带着些说不出的奇异，让那个失神的女子怔了一下，仿佛如梦初醒似的站住了脚，回过头奇怪的看着她。

白螺脸上泛起温和的笑意，问：“要不要买一盆花？”

” “花？”

买花？”

……哈哈。

”翠玉喃喃反问了一句，忽然有些奇怪的笑了起来。

笑了几声，显然是恢复了一些平日的神智，她摇摇头走了开去。

“可怜的女子，不是么，雪儿？”

”看着女子踉跄离去的背影，白螺却喃喃自语了起来，扑簌簌一声响，房间里飞出了一只雪白的鹦鹉，停在她的肩头，尖声尖气回答：“说得对！”

白螺小姐说得对！”

” “我想叫住她一会儿是有好处的……不然这个女人一定是想也不想的回家去做蠢事了。

”抚摩着鹦鹉，白衣少女叹了口气。

然而，到了黄昏的时候，她又看见了翠玉儿。

这一次翠玉儿的气色稍微好了一些，然而眼睛里依然有憔悴的光。

白螺看见她的时候，正准备关了店铺打烊——然而，她看见翠玉儿从街对面的药铺里走了出来。

李秀才的手好像刚刚从她手上放开，犹自贪恋的往外看着，眼睛里闪着狡诈而得意的光芒。翠玉儿脚步依然有些虚浮，魂不守舍的往外走着，手里紧紧抓着一包药。

白螺看着，秀眉微微一蹙。

“张夫人。

”在她走过铺子前的时候，白螺再度唤了她一声。

然而，翠玉儿依旧听不见似的往前走，眼神恍惚。

“病了么？”

买的什么好药啊？”

”白螺笑着问了一句。

翠玉儿仿佛触电般的一颤，翠玉儿抬头看了她一眼，神色中有一闪而过的恐惧。

<<花镜>>

接着，她却只是冷冷道：“我心口疼，来买一贴紫金散。

“紫金散可不是医心口痛的。

”白螺扶着门板轻轻笑了一声，看着翠玉儿有些开始慌乱的脸色，声音压低了下去，“——恐怕，张夫人是要旁的人心口痛吧？”

”翠玉儿脸色大变，再也不和她说一句，转身就走。

然而她刚一转身，白螺便赶了上去，也不见她如何动作，劈手便夺了手中的药包去。

放在鼻子下才一嗅，便笑了，低低道：“是砒霜？”

”翠玉儿陡然间失了主张，脸色雪白，想转身就走，脚下却软了，只喃喃道：“你、你想……如何？”

”白螺笑了，暮色中，她眼角那一滴坠泪痣仿佛如一颗红色的泪滴。

“——没有什么事情，不知道夫人有无兴趣进来买一盆花？”

”灯点起来了，然而房中枝叶扶疏，依然影影绰绰。

翠玉儿坐在案边，感觉冷汗一滴滴的从贴身的小衣里沁出来，湿透重衣。

那个奇怪的白衣姑娘进房间去已经有半个多时辰了，将她一个人留在放满了奇花异草的大堂里面。

翠玉儿心里面仿佛有一只猫在抓，忐忑不安，几次都想夺门而出，但是想到自己买毒药的事情抓在对方手里，不知道她会怎样对待自己，便觉得全身都没了力气。

脑子里也乱做一团，本来横了心要做的事情，也开始犹豫起来，心里剩下的全是惧怕。

房间里，不知道什么花开了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奇异氤氲，让人吸了后昏昏沉沉。

虽然心里是那样的紧张，然而衣衫不整的女子还是不知不觉的、靠在椅背上阖上了眼睛，仿佛是倦极而睡。

黎明渐渐到来，房间里的光线一分分的亮起来。

仿佛幽灵般的，白衣的女子从后面的花房里推门进了大堂，无声无息的走到桌子前，看着酣梦中的翠玉儿——那个可怜女子的双眸紧闭，唇角也是紧抿着的，睡梦中依然带着孤注一掷的愤恨。

然而，她合拢的眼睑后面，眼珠子却在微微的转动，显然梦里梦见了什么东西。

脸色复杂而激动，手指尖微微颤抖。

白螺手里抱来了一盆花，在一边看着，唇角忽然漾起了奇异的微笑。

微微俯下身去，在翠玉儿的耳边梦呓般的轻轻说了几句什么。

她的声音很轻柔，仿佛也在梦呓。

然而，睡梦中的人脸上的神色却随着她梦呓般的叙述而缓缓变化着……白螺笑了。

她知道翠玉儿做了什么样的梦。

“啊！”

”在白螺微笑的时候，桌上沉睡的女子忽然间惊骇的醒来，猛的抬头，看见对面女子苍白的微笑的脸，仿佛看见了魔鬼似的，直跳起来，往门口奔去。

“你还要去么？”

你以为李秀才不知道你抓药是干什么的吗？”

”在翠玉儿奔到门边的时候，白螺冷冷的声音忽然在背后想起，令她一颤顿足。

“如果张大膀子忽然暴死，你的把柄捏在他手上，你以为他会放过你么？”

你的日子、会比现在跟了张大膀子好过？”

”眼色冷漠地，苍白着脸、黑发如瀑的女子缓缓道，站在桌边，手里抱着一盆花。

翠玉儿的脚步仿佛被钉住了，挪动不得半寸。

她想着什么，忽然再也忍受不住似的，掩面哭出了声来：“我受不了了！”

……我真的一天也受不了了！”

他简直是个畜生！”

”“那么，你更不该为了一头畜生，陪上你自己的性命。

”语调更沉、更冷，白螺的脸隐在房中扶疏的枝叶里，有一种不真实的美：“何况……你听见那些人的闲话了么？”

如果你杀夫的事情败露了，说不定连崔二都会被连累。

<<花镜>>

” “怎么会？”

他是个好人——根本不干他的事情啊！

”抽噎着，翠玉儿仿佛吓了一跳，抬头问。

想起日间那些街坊的嘴脸，白螺清丽无双的脸上有厌恶的神色，抱着花盆，冷漠摇头：“人言可畏。

你若不信，尽管试试好了……只是你拚着自己的命没关系，却莫要连累上旁的人。

”翠玉儿再度踌躇起来，低下头用手巾拭着泪，不说话。

“那么……你、你说怎么办好呢？”

”半晌，怯生生的，她抬头看着白衣少女，有些无助的问。

然而不知道为何，她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雀跃和激动——为了方才小寐中那个梦、还有梦中不知道哪里传来的那几句低语。

“你心里知道的。

”白螺微笑起来，眼角的坠泪痣盈盈。

她的微笑，带着说不出的魅惑和神秘。

外面的天光已经亮了，大概是醒了见不到妻子回家，张大膀子的叫骂声又在巷口爆开来，翠玉儿的脸色再度雪白，眼睛底蓦然闪过了决绝的冷光。

“这是一盆蓝罌粟——请你买下。

”送客人出来，在廊下，白螺微笑着，将手中那盆花递给她。

那是一盆非常美丽、然而纤弱的花儿。

虽然只有两尺高，但是花茎却太过于纤细柔弱，用一根细细的木棒支撑着，清晨的风一吹，微微的晃动着美丽的花瓣弯下腰去，然而风一过，却依然挺直了腰。

那纤弱中带着的一丝韧性，有别样的丰韵。

“好漂亮。

”虽然心力交瘁，然而翠玉儿一见这样的花朵，还是忍不住脱口低呼。

白螺轻轻笑了笑，手指抚过罌粟那丝绒般的花瓣，道：“这种花儿，原先产在东瀛扶桑岛……扶桑，扶桑……”喃喃重复了几句，仿佛想起了以前的什么往事，白螺的眼神蓦然变得遥远起来，许久，才接道：“扶桑的女子温柔纤弱，就像这朵蓝罌粟……然而骨子里却是坚韧不屈的，能够渡过任何生活中的辛酸和险阻——”

“希望，翠玉姑娘……你也能如这花儿一般。

”白螺的手指恋恋不舍的从花朵上移开，微笑着，将花盆放到翠玉儿的手中：“按你想做的去做吧……不要拼得鱼死网破，会有更好的方法的——你也会有自己的幸福。

”轻轻低语着，她的眼睛里仿佛隐藏着夜的妖魔，令人迷醉然而又忐忑不安。

翠玉儿拢了拢散乱的鬓角，仿佛内心什么东西也被挑动了起来。

然而，她迟疑着，低下头飞红了脸，低低道：“可是……我、我连买花的钱都没了——方才买的药、还是李秀才赊给我的。

” “那么，把那包砒霜给我。

”白螺淡淡道。

“嗯？”

”翠玉儿一惊，抬头看白衣少女深沉莫测的脸。

“给我。

”白螺伸出了手，静静道，“就算是换这盆花的。

”

<<花镜>>

编辑推荐

郁金香碎了，唐菖蒲碎了，花儿是荒野的灯…… 以花为镜，洞穿世情，古色古香，恣意言情

一朵花，一个女子，一种人性。

古有李汝珍的《镜花缘》，写尽百花在人间生命姿彩，海外异闻，风月无边。

今有沧月这样兰心慧质的女子，畅游于网路，出入于武侠奇幻，花语柔情之间，有着暗通男女世情的智慧。

一家小小的花铺，一个永不见苍老的神秘女子，一个繁华城市里最为隐秘的角落，一个集谋杀、毒药、悲凉于一身的可怕故事。

在网络上大红在紫的奇幻小说写手沧月以其灵慧逼人的才情，洞穿世情的文思，再次出击，为你带来这一奇幻力作。

<<花镜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